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
第十六回 苦志廿年旁枝承嗣續 歸人萬里意外慶團圓

且說婉貞吐血暈倒，嚇得家人僕婦等，忙來灌救，良久方蘇。從此婉貞在陳家守節。坊鄰親友，沒有一個不敬重他，只有李氏念子情切，動輒遷怒婉貞。三日五日，便無理取鬧的哭一頓，罵一頓。婉貞只是承顏順志，絕無半句怨言，因此賢孝之名，著於鄉里。公孺明知媳婦委屈，然而翁媳之間，為禮節所拘，不便多所勸慰，只有心中默鑒其可憐而已。不經不覺，過了三年，李氏已七十歲，血氣久衰。一日偶因受了感冒，借勢成病，日重一日，延綿牀褥，甚至便溺須人。婉貞目不交睫，衣不解帶的伏侍了一個多月。看看不起，婉貞更是寸步不敢離，只在牀前守著。李氏自己也知道不中用的了，張開眼睛，看見婉貞坐在牀沿，便叫一聲：「賢媳！可憐苦了你這一輩子也。近年以來，我又任性，你更是委屈。我此刻悔也無及了。」婉貞哭道：「婆婆，將息點罷。這是做兒媳的伏侍的不週到，那裡有甚麼委屈。」李氏抬頭，看見公孺也在房中，便道：「老爺，我老夫妻兩個命苦，一個庶出的兒子，都守不住，卻累了我的賢媳。我自己知道是不中用的了。六皆叔叔新添了第二個孫，我意思要央及過繼了疇兒，好等我死之後，雖沒有兒子，卻還有個孫子，訃帖上也好看點；二則有個小孩子在前，也免得媳婦過於寂寞，我們繼後也有個人。你道如何？」公孺淒然道：「夫人，你將息點，一切都依你便是。」李氏伸出手來亂抓，婉貞連忙伸手去按住，道：「婆婆，做甚麼？」李氏接著了婉貞的手，便握住不放，臉上微微含笑。婉貞連叫婆婆，不見答應，已是噓了氣了，登時大哭起來。公孺是數十年的夫妻之情，至此也不覺亂揮老淚。哭過一陣，便安設靈牀，擇日成殮，不必細表。

公孺依了李氏之言，與六皆商量，要過繼他的小孩。六皆自無不允，即日叫奶娘抱了過來。公孺題了一個「農」字做名字，以便刻訃，又索性題了個表字叫做恒農。定了受弔日期，親友都來唁弔。婉貞哀毀盡禮，自不必說。辦過喪事之後，婉貞便一意侍奉衰翁，撫育嗣子，時時歸寧，省視老父。真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經不覺又過了十五年。恒農已長成十六歲，公孺已壽登九秩，朱小翁比公孺年紀小了二十一年，也六十九歲了，婉貞也到了三十六歲。恒農一向讀書，甚是聰明，公孺鑑於耕伯走失之事，便不敢放孫子出去從師。喜得他這位母親，是個不慚進士，自從守節以來，心如枯井，惟以課子為事。朱小翁又是個飽學儒者，也時時教導外孫，所以恒農也就學問大進。

這一天是公孺的整壽，婉貞率領嗣子，為之稱觴。鄉居的人，雖不尚浮奢，然而家庭之樂，也是不免的，況且壽躋耄耋，親族人等，卻不免前來慶祝。因此這一天雖無外客，本族及親戚人等，也擠滿了一屋子。六皆、九如、小翁，不必說都在座的了。其餘那與本書無涉的，卻無暇細表了。外面一眾男客，開筵暢飲；裡面婉貞接待眾女眷，裡外一般熱鬧。公孺舉杯向眾人讓酒道：「老朽托列位的洪福，遂有今日。嗣孫已經長成，不難還可望抱個重孫。望各位今日痛飲盡醉，以助我之老興。」眾人都道：「老壽星精神矍鑠，我等今日祝壽之後，還要等建百歲坊時，再來奉擾呢。」道言未了，忽然外面轟然跑了二三十人進來，嘴裡亂嚷道：「老壽星、老太爺，喜也，喜也！你們相公回來了呢！」公孺倒吃了一驚，並不聽見眾人說的是甚麼，站起來再問時，眾人一片聲嚷的震耳欲聾，更聽不出一句說話。正在亂時，門外又擁進一大堆人，把一方絕大的院子都擠滿了。人叢中鑽出一個人來，直到廳上，對眾人望了一望，看見公孺，便搶步上前，雙膝跪下，道：「父親！不孝孩兒回來了。」一言未畢，早已哭將起來。公孺此時神魂無主，左顧右盼，嘴裡只管說道：「這是甚麼事！這是甚麼事！」眾親友亦都面面相覷，不勝錯愕。公孺仔細再看，此人卻明明是耕伯模樣，不過面目蒼老了些，又帶了點顰黑之色，還跪在地下，不覺伸手攙了他起來，一回頭，看見朱小翁站在自己身邊，便道：「親家，我們是做夢麼？」小翁道：「我也疑心呢。」耕伯道：「父親，不是做夢，是不孝孩兒阿疇回來了！」公孺遲疑道：「你莫非是鬼？」六皆走近一步道：「哥哥，今天真是大喜。疇姪已慶生還，你何必多疑呢！」公孺嘴裡呵呵大笑，眼裡卻撲簌簌的落淚不止。六皆道：「大眾不要亂，今天賢姪回來，我們二十年的疑團，一朝打破了。但是當年怎生走失，今日怎生回來，這件事大家都急欲知道的。大家且都歸席請坐，跟進來的各位坊鄰，都請靜一靜，等賢姪當眾大聲把一切說出來，大家聽聽，此中必有新聞的。」於是大眾都依言歸座，階下的人，也一時聲音頓靜。公孺執著耕伯的手道：「你是我疇兒，回來了。」耕伯道：「是。不知今日何事？眾親友都在此。」公孺道：「今日是幾時，你且想想。」耕伯想了一想：「哦！今天是父親壽日，孩兒流落多年，一時竟忘了。」六皆道：「你父子敘別，是一兩個月也敘不完的了，快把你所經歷的說來，大眾聽聽。你不看院子裡眾人，都是要聽新聞來的麼。說了，等他們散了去，我們卻再細談。」

耕伯聽了，遂站在當中，說道：「那一年院考終覆出場時候，卻是仲晦表叔在外接場，一位同學姓游的，也在那裡等著。我和一位同學柴也愚，從裡面出來，便遇了他兩位。因為辛苦了一天，便到就近的一家茶館裡略為歇息。四眾聚坐吃茶，仲晦表叔說起，這幾天裡香港賽會十分熱鬧，約我們同去看會。我同游於藝兩個，本來不肯去，那柴也愚十分高興，一定要去。我們卻他不過，便同坐了夜輪船，到了香港，住在一家客棧裡。仲晦表叔說是看會是要領一張照會的，這領照會的地方，就在客棧對門，叫我們三人之中，著一個去。柴也愚、游於藝，兩個願去。仲晦表叔又教了他入門如何說法，如何討取照會。他二人去了，我們在樓上欄杆邊，看著他二人，入了對門房子裡去了。卻許久不見出來。仲晦表叔叫我去催他們，我依命而去。誰知人得門時，卻是一所黑暗房子，裡面有個人出來招呼，帶了我到後面一間去。見有許多囚首垢面的人，柴游兩個，也在那裡。我便約他們出去，他兩個哭道：『我們出去不得的了，這裡是豬仔館，進來了，便要販到外洋去賣的。』我聽了，吃了一驚，連忙要出去時，那門早反鎖了。在這黑房裡，住了兩天，吃的都是冷飯，又沒有茶水。到第三天，一個人拿了一疊紙來，叫我們簽字在上面。說是簽了字，就放出去的。大家不知所以，便簽了給他。忽然又有人送了一大壺茶進來，大家渴了兩天了，便盡情痛飲。誰知喝了那茶之後，舌頭都麻木了，說不出話來，人也迷惘了。便有兩個人來，說是放出去了。我們一眾人都跟了他走，不知怎的，卻身不由主，跟他走到碼頭上。便有舢舨來，把我們渡到輪船上，趕到艙裡。我們迷迷惘惘，直到半夜時候，方才甦醒。那時艙口也封了，船也走動了。在船上受的苦，比在黑房時還勝十倍，也不必細說了。昏昏沉沉，也不知走了多少天，到了一處，把一眾人驅趕上岸。到了一處房屋，把我們一個個用麻布袋裝起來，便有人來講論價錢，逐個磅過，又在袋外用腳亂踢。一會兒，便又把我放了出來，還有幾十個同放的，卻不見了柴游兩個，從此之後，我便同他兩個分散，直到今天，也還不知他們下落生死，也無從打聽。此時，便有兩個外國人，把我們當豬羊般驅趕出去，又到了一個輪船上，行駛了三天，才到了一個地方。重複驅趕上岸，到了一所煙園裡，叫我們給他種煙。列位，這個便叫做賣豬仔。仲晦表叔他和我，今生無怨，前生無仇，不知為何故，要把我來這等陷害。據說賣到這煙園裡，還是好的，若是賣到別處地方，還要受罪。然而這一個園子裡，總共五百人做工，每日受他那拳腳交下，鞭撻橫施，捱飢受渴的苦，一個月裡面，少說點，也要磨折死二三十個人。因此，他時常要添買豬仔。我起初到時，那園主人看見我身子瘦弱，便埋怨那買手，說他不帶眼睛，買了這個飯桶來。後來知道我識字，便叫我做他的文案。我也是在他簷下過，不敢不低頭。在那裡擔驚受怕，柔聲下氣的，做了他三年奴才，學會了巫東由話，朝夕無非是想脫身之計。這日得了個空，我便將辮子剪了，換了一套外國衣服，又用一種『銀粉水』把臉及兩手涂黑了，扮做巫東由人，偷了他一張出行照會，偷跑了出來，附趁了輪船，到了大埠。可憐我直到此時，方才知，那大埠就是新架（加）坡。此時身邊錢也沒了，所涂的銀粉水只有七天的功用，過了七天，面目依然要白的，恐怕被人看穿，真是走投無路。後來投到一家廣東鋪裡去，做打雜。總想積起幾個工錢回來，無奈新架（加）坡那邊，百物騰貴，莫想積聚得起來。只得寫信來家，商量設法。念到鄉下地方，外洋書信是遞不到的，只得寄到六皆叔父聚珍店裡。誰知一連發了二三十封信，都只沒有回音。我在那裡，換了三個東家，又捱了六七年。後來遇了一位老東姓蔡的，名叫蔡柏臣，知道我是個讀書人，便邀了幾個讀書朋友來考我，誰知反被我考住了他。那蔡柏臣十分歡喜，邀我回家教他兩個兒子讀書，又在他的朋友地方，推薦附了幾個學生進來，於是束脩所入，一年約得千金。教了一年，我便要辭他回家，他又苦苦再留一年。這年裡面，他便把他大

女兒招了我做女婿。這一來，可是上了當了，被他苦苦軟禁著，教他兒子。直到今年，已足二十年了，才肯放我帶了妻子回家。此刻，眷屬還在船上，我先回來見我父母。這是我在外二十年之大概。至於細情，便是談一年也談不完的了。」

公孺此時，猶如天上掉下一件奇寶來一般，快活得不知怎樣才好。又疑是做夢，又疑是發昏。起先聽耕伯說的上半段，不住的撲簌簌淚下；聽到下半段，他早已快活的昏不知人了。倒是六皆聽了耽心，因先向階下眾鄰人說道：「列位到此，無非是要聽新聞。此刻新聞聽完了，列位且退一退。我們家裡出了這件喜事，過一天少不免請各位喝喜酒。」眾人聽說，一時都散了。只剩下廳上眾人，六皆便拉恒農過來，指著耕伯，叫恒農拜見父親。耕伯詫道：「姪兒何來這個兒子？」六皆道：「你且坐下，今天你回來了，是一件大喜事，卻還有一件大難事呢。」說罷，便把當年定親，及婉貞苦守貞節，誤聽謠言，承繼嗣子一事，一一說知。耕伯聽了，心中倒沒了主意，道：「這便怎生是好？」六皆道：「我也代你算到，怎生是好呢？」公孺聽了，也#了半晌，道：「依我的意見，朱氏賢媳品性和平，是極易商量的，但不知蔡氏為人如何。何不接了上來，趁親族人等都在這裡，便可以議定此事。」朱小翁道：「這個用不著怎麼議，當日這邊定親時，耕伯本來得知。所以又娶了一位，只索算做平妻罷了。」六皆道：「這個我也知道，只是大小之間，恐怕不容易處斷呢。」公孺道：「朱氏歷了多少磨折，保全貞節，撫育嗣子，又是父母之命，聘定在先，自然居長。」六皆道：「論情論理，自是這般。但不知蔡氏性情如何？」耕伯道：「此刻且等我去把他們接了上來再處。」公孺道：「船上還有甚麼人？」耕伯道：「孩兒已生了兩子一女。長子九歲，次子七歲，女也三歲了。」公孺大喜道：「如此好極了，快帶來見我。」耕伯領命便去。六皆道：「且等我和你走一遭。」於是兩人一同出了門。六皆道：「賢姪，到船上去，先要和姪婦說妥了，再行登岸。不然，今日一場大喜，弄了個吵鬧下場，如何是好。」耕伯領命。

到了船上，先招呼蔡氏出來，與六皆見禮。又指點三個孩子，叩見叔公。然後請六皆僱了工人，發行李上岸，自己走到內艙，和蔡氏說出家中已有聘妻一事，又略略把婉貞遇拐守貞的事，說了一遍。蔡氏道：「既是父母所定的元配，自當居長。況又為郎君如此苦守，說來也令人可敬。妾便自居妾媵，亦所甘心。且等見過公婆，聽憑公婆位置便了。」耕伯這才想起，方才回家忙亂，並未見及母親。便走出前艙，去問六皆，方知母親已經亡故多年，又不免一陣傷心。

發行李已畢，便帶了妻子回家，叩見父親。公孺見了三個小孩，快活得笑不出來，倒哭起來了。蔡氏見過公公之後，又是六皆出的主意，此時人多，若一一見禮，未免耽擱時候。只在當中鋪下拜墊，一總拜見了。蔡氏拜過之後，又是六皆指點，叫耕伯領了進去，拜見各位內親。六皆自己先行，耕伯、蔡氏隨後。婉貞此時早已得信，心中一喜，便把童時與耕伯互相親愛的情景，登時兜上心來。眾內眷都紛紛賀喜，又紛紛議論，內中多有說是婉貞賢德所感召的。有兩個便去把供奉耕伯的木主，拿來毀了，用火焚化。正在互相評論時，六皆領了耕伯、蔡氏進來。此時婉貞倒反沒了主意，迴避的不是，不迴避的又不是，不覺站起來呆了。倒是耕伯先走近前來，深深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表妹，我此時一言難盡。」婉貞登時漲的滿臉緋紅，還福了一福，回答不出話來。蔡氏知道是婉貞，便走近前去，說道：「少奶奶請上，待妾叩見。」婉貞伸手把蔡氏兩手緊緊握住，沒有話說，撲簌簌滾下淚來，如斷線珍珠般，收也收不住。良久，才哽咽著，說道：「我們姊妹，怎麼說這等話？」蔡氏早拜下去，婉貞也連忙回拜。六皆見此情形，方才代公孺、耕伯兩個，放下心來。便叫耕伯仍照外面見禮之法，一總見了個總禮，方才出去。婉貞又叫人出去，叫恒農進來見母親，蔡氏謙遜不敢當。耕伯又帶了三個子女進來，婉貞也非常喜愛。這一天的喜，只喜得人人盡歡，方才散去。

公孺留下六皆、九如、小翁，要商量耕伯、婉貞拜堂成親的典禮。此時人盡散去，便索性回到內堂聚議。婉貞此時，卻又不羞怯了，上前對公孺稟道：「蔡氏少奶奶，苦苦要以嫡禮見媳婦，媳婦如何敢當。」公孺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！真是和氣萃於我陳氏一門了。你們本來沒嫡庶，一般的以姊妹相稱罷了。」婉貞道：「方才敘過齒，是蔡氏少奶奶長媳婦一歲。」六皆搔首道：「這倒難呢。」公孺道：「並不難。這個不必敘齒，自然是以父母所命的居長。好在兩位媳婦，一般賢德，彼此都是有謙讓，沒有爭論的。依我之見，你們誰做姊姊，我都不管，總而言之，一律平行罷了。」九如笑道：「老哥哥，這個斷得好。趕緊擇吉拜堂罷。」婉貞道：「婆婆身故之後，丈夫還沒有穿孝。媳婦愚見，等補穿孝服之後，再商量這個不遲。」小翁拍手道：「好啊！我正要說這句話。」公孺笑道：「你們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了。論理固當如此，然而我要奉求老親翁，聽我從權點罷。便是我的兒子媳婦，也要體諒我，念我老年人，歡喜見喜事，算我這回是老髦的亂命，勉強順從了。先拜過堂，等滿月之後，再補穿孝罷。不然，我已是九十歲的人了，再等二十七個月，怕又要守我的孝了呢。好歹讓我老人看看你們團圓之喜，多開幾天笑口，也是好的。」婉貞聽了，不敢再拗，便由得公孺擇日拜堂。到了這天，真是賀客盈門，且有許多平素絕不相識的人，也具了賀禮來，親到道喜，要看看這位守貞新娘，說不盡的熱鬧。至於成親之後，兩人之恩愛，自不待言。這一段奇聞奇事，當時傳了開去，大家都說，千古以來，有一無二的。在下當時也聽得詳詳細細，因把他這段故事，編成了這一部《劫餘灰》。